

## 第二章 老子的人性思想

### 一、周文疲弊的時代背景

思想家的結晶，免不了環境社會的影響。雖然老子的身世背景披上神祕的外衣，再加上是否先於孔子之爭論，更形撲朔迷離。不過，我們可由老子一書的文本內涵，來探索當時的時代背景，及其對老子所產生的影響。

先不論老子、孔子身世先後的問題，都逃不出周文疲弊的癥結。周朝的文物典章制度，曾經粲然大備，但經歷一段時間後，已漸呈疲弊僵化的狀態，老子自然目睹疲弊的情狀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慧智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(十八章)

君臣父子的倫理政治結構隱然崩頹，社會瀰漫虛偽虞詐的風氣。

倫理政治結構的潰敗，所衍生出的政治秩序之蕩然，造成了你爭我奪的鋒火戰爭局面；生民流離失所，荒饑連年；老子沉痛的指陳控訴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(三十章)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(四十六章)

激烈戰役的攻城略池，滿足了窮兵黷武獨裁者的嗜欲，豐厚了獨裁者國庫，卻苦了骨瘦如柴的生民百姓。朝政腐敗，人民生活困苦，恰是當時的寫照。

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上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(七十五章)

戰役的慘烈，人生如朝露的虛無想法便油然而生。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」(七十四章)，恐是當時人民心裡的聲音。

既然生命仿如浮萍、人生無常，溫飽衣暖艱困難求，生存與逐利的風氣便成為首要的目標，仁義禮智且暫擱一旁了；社會充斥瀰漫著濃濃的熙攘求利之風。

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。(五十三章)

周文疲弊，周朝的倫理政治道德支柱傾斜，形成烽火漫天的春秋戰國之局，暴露出執政者的猙獰面目。政治天羅地網式的控制，提撕了老子深沈的反省。到底，政治應當扮演的角色為何呢？

朝政腐敗，人民生活困苦，社會卻瀟灑著爾虞我詐的浮華風氣。黑暗環境中的人性，其源起生成發展為何？也成為老子思索的主要問題。

政治糾葛著人性，老子經由環境的刺激而探討反思；並也由政治與人性的反思，漸次形成了一套豐富的思想體系。

周文疲弊下的政治混濁的澄清途徑，是循政治獨立的機制來解決，還是要依賴人性的復甦與改造，本為政治思想千古爭訟的公案。老子處於周文疲弊的大環境下，對於扭曲的人性有深刻的省思；基於人性的省思，重新架構政治的機制。因此，老子的政治機制不是獨立的格局，而是人性思惟下的結晶。另一方面，政治架構貌似消解的獨立範疇，讓政治之外的社會場域各循物性自然發展；可是它又肩負起改造人性的倫理功能。

一言結之，環境的刺激塑造了老子人性的思惟。經由人性的詮釋，老子建構了一套政治的論述。這套自然的政治論述，貌似獨立的運作機制；不過，它又與人性的復甦回歸，產生了密切的關係。政治不純是權力機括的政治，已經渲染了倫理色彩。

## 二、道性人性論述

解析老子的人性論，擬分為道性、性善、性惡三個面向剖析。三個面向，是依老子的思想義理內涵所設。

漫天的烽火，統治者以假仁義之名而行侵略之實，暴露了虛偽猙獰的面目。烽火漫天下的生民百姓，轉死於溝壑之間，為了生存，競相奔逐於功利浮華的追尋。在戰局陰影的籠罩之下，人性豁顯著殘敗的一面。

戰爭與人性的交纏，令老子萌生人間世一切有為的作為都是虛偽干擾殘害人性的；有為的背後隱藏者私利的動機，有為成了罪惡的淵藪。

私欲的追逐，奔鑽於有為的人間世界，自然會形成差別的善惡現象，而引起貪瞋痴的心執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（二章）

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聾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（十二章）

戰火浮生下虛華世界，虛華世界中的差別相對現象，所造成

的心知情識之執著，讓人間世鋒火不斷，欺瞞不止。因此，老子認為一切人間世界的有為現象，都是罪惡的，人性如果耽溺深陷的於此，將永無寧日。所以，人性要由現象差別的有為中超拔出來，不掉落於差別的善惡相對世界中。

從相對善惡範疇中超拔出來的人性，稱之為道性。相對善惡源起於欲望的蠢動，欲望的施為構成愛恨情仇的世界。因此，道性的主要內涵便在無欲，擺除欲望的差別作為，又名之為無為。欲望一切克抑抖落，純任道性而為，乃是老子最高的境界自然。而欲望的偽裝，即是聖智仁義之類的。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，以為文，不足，故令有所屬：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(十九章)

道性的無欲素樸，並非寂然不動。純任道性而為，依然是生生不已的。不過道性的生發作為，因為擺落了相對欲望的糾葛，並不會干擾侵害對方的場域；恰如嬰兒赤子渾然無欲。老子便具體的以嬰兒的渾融來刻劃道性的相徵。

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(十章)

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(二十章)

無欲的道性不干擾對方的場域，還把自己的空間騰讓出來，供萬有萬物滋榮的成長。

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(二十四章)

敦兮，其若樸，曠兮，其若谷。(十五章)

質真若渝。(二十八章)

### 三、性善人性論述

道性擺脫欲望，從相對的善惡差別相中超拔出來，進入無善無惡的絕對範疇之中。道性並非寂然不動，但它不干擾對方的場域，並提供若海若谷的空間讓萬有萬物成長滋榮，可說是生生不已。道內斂，塞其兌、閉其門；道和同，和其光、同其塵。因此，從絕對無善、無惡的道性中，因生生不已之由，而有了非現象世界相對差別性的性善。

無欲的道性不是孤離封閉的。由於它的無欲，它不會產生現象世界的覬覦侵略；因此，貌似孤離封閉。更因它的無欲，它可以敞開自己，在無意間輔佐了萬物的成長，這即是不仁之仁、不善之善，姑且稱之為性善。

不善之善的性善，展開了什麼內涵呢？老子用生機揚溢的水

來比喻上善。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虛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  
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  
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(八章)

由道性所衍生出來的性善，仿若儒家的修齊治平之道，善盡仁愛之德，走入了人與人、人與物交互關係的網絡之中，並且認為「既以為人，已愈有，既以與人，已愈多」(八十一章)。

性善，輔萬物自然而不敢為。對於萬物的參差不齊物性，並非齊頭式的軋平，而是順物之性的「夷道若類」(四十一章)。

善者，吾善之，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，德善。(四十九章)

挫其銳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(五十六章)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(二十七章)

本來於道性的謙卑忍讓內涵，性善便發展出「報怨以德」(六十二章)「慈、儉、不敢為天下先」(六十七章)等與人為善的諸種美德。

道性所自發的性善之德，並非是有意的企圖，純是自然所為的；因為一涉及企圖，便墜入現象世界有為的虛偽之中了。

#### 四、性惡人性論述

接著要問的是，道性為何會下沉為現象世界中有為的性惡呢？當然，如前所述，老子是因為動盪的環境背景導致對有為現象的摒斥；因而，崇尚無為純樸的自然道性。但無為自然純樸的道性與有為的污染性惡之間，其辯證的關係又如何呢？

首先，老子指出是因為有我身的存在。「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」(十二章)我身代表了形軀情識的糾葛，此是與生俱來的，無法加以否定消解的生存悲劇。

我身侷限於自我的心執情識，此為性惡發源之一端。另外，我身所寄寓的人間世界也不斷的生成發展，「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。故大制不割。」(二十八章)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(四十二章)

繁華的萬紫千紅世界，本為道的樸散，應是自然純樸的人間。可是複雜的芸芸現象，需要割裂大制的名器制度，才能展開文化的生活，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不可拂逆的。

道常無名樸，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。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可以不殆。(三十二章)

始制人文世界的建置，便需要知去分辨命名，驅動欲去追逐佔有，純樸自然的人性自然的下墜沈淪了。老子描繪為：

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(三十八章)

存在心知必然發展為成見之知，嶄露主觀的價值偏見執著，形成人人一義的混淆多元局面，名之為意識型態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(二章)

人文的世界絕沒有客觀的美善標準，存在的僅是每人成見心知的抉擇。

成見心知的累積，構成了個人主觀領域的城堡，並以主觀的標準來衡量外在的世界，造成了意識型態主義之爭。成心者以此為號召，蠱惑群眾，自以為先知卓識，究其實乃釀成生靈浩劫；老子不得不浩嘆「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」(三十八章)「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」(五十七章)

化解心知之道，唯有「絕學無憂」(二十章)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」(四十八章)離形去知，不再從事於意識型態之爭。

心知化解，但還有欲望的情識呢？心知區別了等級差距的世界，欲望自然升起愛欲憎惡之情，無窮盡的追逐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聾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；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(二十章)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求咎。(九章)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(四十四章)

罪莫大於可欲；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(四十六章)

欲望的情識高漲，貪得無厭的狂嗜作為，老子勸告世人要「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閉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」(五十二章)

心知創造建置了人文禮樂典章制度，但心知雜染著主觀的成見，構築意識型態的迷思，由制度而滑落為主義，彼此攻訐。心知的區別等級價值，卻燃燒出熊熊的欲望之火，又引發角逐侵占的情欲作為；交織出老子性惡的全圖。

所以，所有的宗教、文化、道德、政治、社會等主張與措施，皆是心知情識的主觀偏見作為，被老子歸為性惡的範疇。它們的建置，不過是張張的網絡，框住限制奴役人類的道性與自由。

如果說，從道性至性善而滑落為性惡，從結繩而用之純樸至道華愚始的狡滑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。那麼，人類將永存於黑暗的長空；但老子認為人性之中含有德的成分，人性有自主意志，經由克制修練的過程，人性依然可以回歸。

## 五、人性的回歸

經由周文疲弊的環境，使老子對人性有了省思，並建立一套人性論。於人性論的範疇，老子肯定了人性中的道性，進而由人性論往外拓展，構築往上矗立的宇宙論。再從宇宙論往下降，創造了萬有萬物。宇宙的道無遠弗屆，充塞於四方六合，但道與萬物含蘊的德之關係，並不是強制的命令型式；萬物仍然有自主發展的意志，這才符合自然的宇宙觀。

道的不生不生，創造了萬有萬物，萬有萬物也有了道的內涵。道與德不是強制命令服從的關係；因此，就存有論而言，天地萬物與道的關係是多而一，一而多的；既超越又內在，人之含德亦為理所當然了。由心性論而存有論，由心性論而宇宙論，存有論又與宇宙論並存，這是老子哲學的特色。

致虛極、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(十六章)

證明了人性中是存有道性的。

人性之中既然含有道性，那是本體論的存有存在，道內在於德之中。但道獨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不生之生創造萬物，此又是超越的關係。既超越又內在，由心性論發展為宇宙、本體論並存。其中最重要的在德的意志自由性；意即是說人性的沈淪與回歸，是應由人自己自由來負責。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、育之、亭之、毒之、養之、覆之。(五十一章)

故常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得之。(二十三章)

人具備了獨立自由的意志，沈淪與昇華，皆由人的一念之心所決定了。

去除知的心知、欲的情識，才能使人性歸復甦，重返道性。老子對心除知去欲亦有提撕。在心知方面：

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(三章)

絕學無憂。(三十章)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(四十八章)

如何消弭欲望情識的猖狂呢？老子著墨甚多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稅之，不可常保。(九章)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(十章)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(五十二章)

治人、事天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謂早服。早服，謂之重積德。(五十九章)

去除心知情識的根本之道，在於知足，減除過多貪痴與作為。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(十六章)

知止，可以不殆。(三十二章)

是以大夫處其厚，不居其薄，處甚實，不居其華。(三十八章)

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(四十四章)

禍莫大於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(四十六章)

老子因周文疲弊的大環境刺激，而產生人性最深刻的反思，並由人性論出發，建立一套宇宙論、本體論。人性論是根源，而宇宙及本體論則並行而不悖。人性論包含著道性、性善、性惡，並強調人的意志自由，反者道之動，人性偶因一時的迷失，終究會找回生命源頭，重新回歸。

## 六、結論

上述提及人性與政治建置的纏繞糾葛。老子肯定了人性中的道性、性善，並由此為基源發展出道德超越內在的相蘊關係。但他也兼及心知情識的性惡，否定其所發展的典章制度。道性、性善、性惡是一體，淨染並存。

另則，老子信仰人性的回歸，並且認為宇宙的規律亦乎如此，溶合了人性、存有、宇宙論為一爐。人在經歷迷惘異化的旅程後，人性中股股的落葉歸根之力量會澎湃而起，覓尋返回道的途徑。

人性是自由的，具備自主的意志。因此，可以斷言老子的人性內涵是自力而非他力型的。自力的人性，難免會陷溺沈淪，而肇建疲弊僵化的典章制度、仁義禮智的社會。政治的構建是典章的一環，政治也沈淪為心知情識的產物，物化人性。所以，聖人要解消政治的結構，但不是解消政治的善之功能。

老子由性惡來展開人文世界的建構，但也因建構捆綁奴役了

自然的道性與道性生發的性善。老子深信人性的回流力量，會解消異化的有形網絡，讓人性重返道性的家。

道家的人性論相較於儒家化約性善一元論，更形豐富多姿。老子的道性之心，開闢了道性、性善、性惡的多元之門，深化了人性的探索。一心開出真如門、生滅門，又開出心性沈沒門，這是德性之知為主流的中華文化所罕見的。心性沈沒門的開闢，為拓展與佛洛伊德潛意識心理學、自由主義的民主觀交流對話的契機。